



9  
4186  
27





3814  
79

兩花香自叙

昔雲光禪師。於江寧城南。據岡阜最高處。設臺講經說法。每日聽者。日常千餘人。如欲涉世者。聽講而善。愈進於善。雖有不善。亦悔改而從善。或有志出世者。聞法而心明性朗。其功勝於恒沙寶施。緣此而感召

叙一

利

昭和42年12月12日寄  
和田大作氏贈



上天雨花。異香遠襲。後名其地為雨花臺。  
遊人登其巔。則江彩與林密。交相映帶。大  
是奇觀。自梁歷今。昭然耳目。垂諸不朽。予  
欣羨久矣。乃將吾揚近時之實事。漫以通  
俗俚言。紀錄若干。悉眼前報應。須知警醒  
明通要法。印傳寰宇。凡暗昧人聽之。而可

光明。奸貪刻毒人聽之。而頓改仁慈敦厚。  
若有憂愁苦惱之徒。聽講而即得大快樂。  
或遇毀仙謗佛之輩。自聞談說。亦變虔信  
皈依。若夫出世之高哲。任習淨土。任專參  
悟。可照其功。而証果位。是為善。有如此善  
報。為惡。有如此惡報。皆現在榜式。前車可



鑒種種事說。雖不敢上比雲師之救濟兩  
花。然而醒人之迷誤。後人之天良。與雲師  
之講義微同。因妄以兩花香名茲集。

雍正四年二月花朝石成金天基謨寫

今覺樓

強蓋精神  
堅體正覺

永  
周

今覺樓

第一種

世人要享快樂。只須在心念上領略。則隨時隨  
地俱享快樂。切莫在境界謀求。不獨奢妄難遂  
反多愁苦無休。試看陳西師不過眼前小就。便  
日日享許多自在快樂之福。誰個不能。那個不  
會。讀者須當悟此。

子嘗謂二句曰。福要人會享。會享就多。福要知  
人若不會享福。雖有極好境界。即居勝蓬瀛貴

今覺樓

利



極元宰。怎奈他心中憂此慮彼，愁煩不了。視陳  
畫師之小局實受，反不如也。

人能安分享樂，病也少些；老也老得緩些，福也  
受得多些。壽也長些，陳畫師即現在榜樣也。

崇禎年間揚州西門外有個高人，姓陳名正字益菴，  
生得丰姿瀟灑，氣宇軒昂，飄飄然有出塵之表。家甚  
淡薄，止一妻一子一僕。幸西山裏有幾畝早田，出的  
租糧僅僅供食。這人讀書不多，因看破人世虛幻，每

日只箇享樂。但他的樂處與世人富貴榮華酒色財  
氣的樂處不同。他日常說：文人有四件雅事，最好的  
是琴棋書畫。要知彈琴雖極清韻，必須正襟危坐，心  
存宮商，指按挑剔，稍不留意，即失調矣。我是個放蕩  
閒散的人，那裏奈得，所以並不習學。又如看棋，高下  
對敵，籌運思維，最損精神。字若寫得好，親友的屏軸  
斗方扇條，應酬不了。且白求的多，我俱不為。四件之  
內，止有尾上的繪畫一件，任隨我的興趣。某處要山



就画山某處要水就画水某處要樓臺樹木就画樓臺樹木凡一切風雲人物花鳥器用俱聽我筆下成造我所以專心學画若画完一幅自對玩賞心曠神怡贈與知音彼亦快樂每喜唐白虎四句口號云

不煉金丹不坐禪 不爲商賈不耕田

閒來画幅青山賣 不用人間作業錢

陳画師因有了這個主意除賣画之外一應詩文自量自己才疎學淺總不譔作落得心無罣碍只是專

享開樂之福就在西門外高崗上起蓋了三間朝南

容易

小屋安住家口苑濶約四五丈栽草花數種如月季

野菊之類並無牡丹芍藥之貴重的週圍土墻柴門

苑之東南上起了一間小樓樓下只可容三四人一

几四椅中懸條画几上除筆硯之外堆列着舊書十

餘部用的都是沙壺瓦盞樓上起得更加細小只可

容二三人設有棕榻小桌四面推窓明朝樓之南面

遙望鎮江長山一帶雲樹烟景樓之北面正對着虹



橋法海花柳林堤樓東一望各花園亭閣高下參差  
惟樓西都是荒墳荒塚陳師坐此樓自知往日之塵  
勞盡去頓生覺悟自題今覺樓三字扁懸於下層又  
謔一對聯粘柱時刻自醒兼以醒人聯云

覺性凡夫登佛位 樂心斗室勝仙都

此聯重在樂覺二字所謂趣不在境也樓之上層曾  
有客登此樓西望盡是高低墳墓每云不樂師因曉  
之曰昔康對山構一圓亭其地在北邙山麓所見無

非丘隴客詵之曰日對此景令人何以爲樂對山曰  
日對此景乃令人不敢不樂我深敬服其所以起樓  
在荒塚傍原是倣此今每日目覩此纍纍者皆是催  
我急急行樂不容少緩也因又謔一聯粘上層柱云  
引我開懷山遠近 催人行樂塚高低

陳師自立規矩每日上半日畫些山水賣得筆貲以  
爲沽酒雜用凡有求畫之人都在上半日相會一到  
午後便停筆不画一應親友令妙法小童俱答外出却在



樓上任意顛狂笑傲夏則北迎保障湖內蓮葉接天  
荷花數里或科頭裸體高卧榻上或乘風透涼斜倚  
欄邊世之炎暑總不知也冬則西崗一帶若遇有雪  
宛如銀粧玉琢否則閉窓垂幙爐燒榾柮音得滿室烘烘  
世之寒冷總不知也春秋和煖桃紅柳綠梧翠菊黃  
更自快心每日清晨向東遙望矐矐朝氣生發欣然  
每日午後虹橋之画船簫鼓恒舞酣歌四時不絕陳  
師曾遇異人傳授定慧功夫靜坐樓上任意熟習少

有倦怠或緩步以舒身體或遠眺以暢神思或玩月  
之光華或賞花之嬌媚或隨意吟幾首自在詩文或  
信口唱幾支無腔詞曲或對酒當歌或談禪說偈種  
種閒樂受用甚多但陳師的性情落落寡交朋友最  
少止有兩人與師契厚一個是種菜園的姓李只因  
此人隣近不遠極重性得義氣所以時常來往一個是方  
外僧人諱名懶和尚一切世事俱不知曉只喜印默坐  
念佛偶然說出一句話來到有許多自性理所以時常



來往這兩個人酒量甚小會飲每人不過無多四五杯就各酣然陳師每常相會也不奉揖也不奉揖也不套話也不謙爽快上下只一拱手隨便就坐且這賣菜李老並不衣帽惟粗粗短衣草鞋賣完了菜就到陳師樓上閒頑若遇飲酒就飲幾杯桌上放的不過午飯留下的便餚不雜一二碟這懶和尚不吃葷腥只不戒酒若是來時不過腐乾不雜鹽豆佐酒隔幾日賣菜的李老也煎碗豆腐請陳師和尚到他家草屋裏飲樂因陳師的小樓在

荒郊野外忽一夜有六個強盜點明火把各執器械打開陳師門嚇得陳師連叫大王憐念貧窮並無財物衆盜週圍照看並無銅錫物件卽好衣也無正在搜劫忽聞門外有多人吶喊捕捉衆盜慌張既無財可劫又聽衆聲喊叫一哄而散原來是賣菜李老在竹籬內探知盜至師室因義氣起衆隣救援陳師知道感激不已自後過了兩個多月又見一軍官騎着馬帶了三個家人捧着杯緞聘禮口稱北京來的某王



爺聞師画法精妙，特來請師往京面會禮拜之後，力辭不脫。各利勸念陳師亦有允意，忽見懶和尚到來，同見禮後，向來人說，既承好意，遠來屈先暫回，待僧人力勸陳師同去。來人聞言，遂將禮物留下，送別這懶和尚。拉陳師密說我等世外高人名利久忘，只箇閒樂何苦。有主意遠到京都，甘受塵勞，可將妻子僕人暫移鄉村，只留我僧人將禮物壁回，推陳師得病，已另搬西山服藥。陳師依計，次日來人見画師藏躲，因無罪過，遂而辭。

去續後聞得聘到京都之人，俱遭罪辱，方信懶僧高見。陳師遲了幾日，知京人已散，復又至小樓，仍舊安享閒樂。每常自譏四句俚詠云：

崗上高樓整日間。遠離塵勞白雲飛去見青山。今日方經知覺  
達人專領惺惺趣。功夫莫懈不放晴明空往還。切不可虛負好時光

又常述大義禪師傳授密訣八句，普示人衆云：  
莫只忘形與死心，此箇難醫病最深。  
直須提起吹毛利，要剖西來第一義。成佛成祖只在此二句



瞳起眼睛剔起眉。反覆看渠渠是誰。瞳音撐直視也。最要妙法。  
若人靜坐不施功。何年及第悟心空。若無功夫。靜坐無益。  
陳師後來老而康健。壽至九十六歲。無病而終。予曾親見此老。強壯不衰。乃當代之高人。誠可敬可法也。  
陳師所生一子。承繼父業。家傳的画法。甚是精妙。其契友李某。備懶和尚。壽高俱至九十以外。總因與陳師薰陶染習而致也。

惺齋十樂

石成金 天基

樂於知福。人能知福。卽享許多大福。當常自想念。今幸生中國太平之世。兵戈不擾。又幸布衣蔬食。飽煖無災。此福豈可輕看。反而思之。彼罹災難困苦。饑寒病痛者。何等悽楚。知通此理。卽時時快樂矣。  
樂於靜怡。不必高堂大厦。雖茅簷斗室。若能凝神靜坐。卽是極大快樂。試看名彊利鎖。驚風駭浪。不知歷無限苦楚。我今安然靜怡。性情此樂不小。惟有



喜動不喜靜之人。雖有好居室。好閒時。總一坐下。卽想事務奔忙。乃是生來辛苦之人。未知靜怡滋味。又何必強與之言耶。

樂於讀書。聖賢經書。舉業文章。皆修齊治平之學。人不可不留心精研。以爲報國安民之資。但予自恨才疎學淺。年老七十餘歲。且多病多忘。如何仍究心於此。尚欲何爲乎。目今惟將快樂詩歌文詞。如邵子樂天太白放翁諸書。每日熟讀吟咏。開暢

心懷而已。又將舊日讀記之得意書文。從新誦理。恍與聖賢重相晤對。復領嘉訓。樂何如耶。

樂於飲酒。予性喜飲酒。耐酒量甚小。每至四五杯。則熙熙皞皞。滿體皆春。樂莫大焉。凡酒不可夜飲。亦不可過醉。不但昏沉。不知其樂。且有傷肺腑也。

樂於賞花。觀一切種植之花。須觀其各有所生活潑之機。嫋嫋嬌媚之態。不必限定牡丹芍藥之珍貴者。隨便各種草本木本之花。或有香。或有色。或有



態度皆爲妙品。但有遇卽賞。切勿辜此秀色。清芳也。  
樂於玩月。凡有月時。將心中一切事務。盡行拋開。或  
持杯相對。或靜坐清玩。或獨自浩歌。或邀客同吟。  
此時心骨俱清。恍如濯魄水壺。置身廣寒宮矣。此  
樂何極。想世人多值酣夢。聽月自來自去。深可惜哉。  
樂於觀畫。而以山水爲最。可集名畫幾幅。不必繁多。  
只要入神妙品。但須賞鑒之人。細觀畫內有可居  
可遊之地。心領神怡。將予幻身。恍入畫中。享樂無

盡不獨滄海淒然。移我性情也。

**樂於掃地**。齋中掃地。不可委之僮僕。必須親爲。當暴  
箕執帚之時。卽思此地非他。乃我之方寸地也。此  
塵埃非他。乃我之沉昏俗垢也。一舉手之勞。塵埃  
垢除。頓還我本來清淨面目矣。道掃完。靜坐自學。  
心地與齋地俱皆清爽。何樂如之。

**樂於狂歌**。凡樂心詞曲詩歌。熟讀胸次。每當誦讀之  
餘。或飲至半酣之時。卽信口狂歌。高低任意。不均



調。不。按。譜。惟。覺。我。心。胸。開。朗。樂。目。天。來。直。不。知。身。在。塵。凡。也。

樂於高卧睡有三害曰思曰飽曰風蓋睡而思慮損神百倍飯後即睡停食病生睡則腠理不密風寒易入大則中厥小亦感冒除此三害日日時時俱可享羲皇之樂不拘晝夜靜卧榻上任我轉側伸舒但覺身心快樂不減淵明之得意也。

鐵筭角

第二種

積財富翁只知晝夜盤筭銖銖必較家雖陳柴爛米有人來求救濟即如剜肉有人來募化做好事若修橋補路之類即如抽筋且又自己甘受苦惱不肯受用都留為不肖子孫嫖賭浪費甚至為有力勢豪攫取肥彙全不醒悟觀汪子門之事極可警言心  
家貧妄想受用固是痴愚若有財富翁不肯受



用所謂好時光好山水好花鳥詩酒都付虛度  
豈非枉過一生更爲痴愚誠可惜可憐

曾有一後生姓汪號于門纔十五歲於萬曆年間自  
徽州攜祖遺的本銀百餘兩來揚投親爲監行夥計  
這人頗有心機性極鄙吝真個是一錢不使二錢不  
用數米而食秤柴而炊未過十多年另自賺有塩船  
三隻往來江西湖廣販賣又過十多年掙有糧食豆  
船五隻往來蘓杭販賣這汪人每夜只睡個三更便

想盤筭自己客座屏上粘一帖大書云

一予本性愚蠢淡薄自守一應親友凡來借貸俱  
分厘不應免賜開口

一予有壽日喜慶諸事一應親友只可空手來賀  
莫送禮物或有不諒者卽堅送百回我決定不  
收至於親友家有壽日喜慶諸事我亦空手往  
賀亦不送禮庶可彼此省事

一凡冬時年節俱不必踵賀以免往返瑣瑣



一凡請酒最費貲財我既不設席款人我亦不到人家叨擾則兩家不致徒費

一寒家衣帽布素日用器物自用尚且不符凡諸親友有來假借者一槩莫說

愚人汪于門謹白

汪人生性吝嗇但有親族朋友來求濟助的分厘不與有來募做好事積德的分厘不出自己每常說人有冷時我去熱人我有冷時不無人熱我他利自己置買

許多市房租與各人開店舖收租銀他恐怕人掛欠他的房租預先要人的押房銀若干租銀盤剝貧人十日一兌不許過期如拖欠就於押銀內扣除都立經帳放在牕櫥每日早起直忙到黑晚還提個燈籠各處討租有人勸他尋個主管相幫他答道若請了主管便要束脩每年最少也得十多兩銀子又每日三餐供給他是外人不好怠慢吃了幾日腐菜少不得覓些葷腥與他解饑遇個不會吃酒的還好若是會吃酒的



過了十日五日熬不過又未免討杯酒來救渴極少  
也得半斤四兩酒奉承他有這許多費用所以不敢  
用人寧可自己受些勞苦況且銀錢都由自手我總  
放心他娶的妻子可難得可也是一般兒儉嗇分厘不用  
一日時值寒冬忽然天降大雪早晨起來看地下積  
有一尺多深兀自飛揚不止直落得門闕戶閉路絕  
人稀汪人向妻道今日這般大雪房租等銀是他們的  
造化且寬遲這一日我竟不去取討只筭坐在家

中吃本了但天氣這等寒冷我和你也要一杯酒冲  
冲寒莫失了財主的規矩妻道你方纔愁的吃本如  
今又要吃起酒來豈不破壞了家私汪人道我原不  
動已財沽酒我切毫切不記得放八月十五中秋這一日聞  
壁張大伯請我賞月我怕答席因回他有誓在前不  
到人家叨擾斷不肯去後來他送了我一壺酒再三  
要我收勉強不過我沒奈何只得收了我吩咐你到  
在瓦壺裏緊繫封好前日冬至祭祖用多費了一小半還



剩有一大半。教你依舊藏好。今日該取出來受用。受用。妻笑道：不是你說，我竟忘了。即時去取出這半壺酒來。問丈夫道：須得些炭火煖一煖，才好飲。汪人道：酒性是熱的，吃下肚子裏，自然會煖起來。何必又費甚麼炭火？妻只得斟一杯冷酒送上。汪人也覺得寒冷，難於入口。尖着嘴，慢慢的呷了一口，在口中務溫些，吞下。將半杯轉敬渾家。妻接下呷半口，嫌冷不吃了。汪人道：享福不可太過，留些酒再飲罷。他自載的。

一頂毡帽戴了十多年，破爛不堪，亦不買換。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會客要緊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短襖，但是漸次家裏人口衆多，每日吃的粥飯，都是粗糲紅米，兼下麥粳音汗。至於菜餚，只揀最賤的菜蔬，價值五六厘十斤的，老韭、菜老、莧菜、老青菜之類，下飲或魚或肉，一月尚不得一次。如此度日，還恨父母生這肚子，會飢渴要茶飯吃。生這身子，會寒冷。要綿衣穿，自己却同衆人一樣粗飯粗菜，共食怕



人議論他吃偏食。就是吃飯時他心中或想某處的  
鹽船着某某人去坐押。或想某處的豆船叫某某人  
去同行某處的銀子怎的還不到某處的貨物。因何  
還不來某鹽場。我自己要盤查某行舖。我自己要看  
發于愁萬慮。一刻不得安寧。其時西門外有個陳画  
師。聞知汪人苦楚。得可憐。因画一幅画。提醒他。画的  
一隻客船。裝些貨袋。艙口坐了兩個人。提岸上繚夫  
牽船而行。画上題四句云。

船中人被利名牽。岸上人牽名利船。

江水滔滔流不盡。問君辛苦到何年。

將画送至汪人家內。過了三日。汪人封了一儀用拜

還要來。价脚資。原画送還。說家爺多拜上陳爺賜的

画。雖甚好。奈不得工夫領畧。是以奉還。价者依言送

至陳樓。陳師開匣。看見捨不得買新索。一舊小封袋。外寫微敬二字。

內覺厚重。因而拆開。一看。原來是三層厚草紙包着

的。內寫壹星八折。及看銀子。是八色潮銀。七分六厘。



陳師仍舊封好對來价說你主人既不收画竟存下  
來待我另贈他人這送的厚禮太多了我也用不起  
亦不敢領煩尊手帶回亦不另寫回帖不价者聽完  
卽便持回陳師自嘆說我如此提醒奈他痴迷不知  
真爲可憐這汪人因白送了八分銀子就惱了半日  
只待价者回來知道原銀不收方纔喜歡他的鄙吝  
辛苦的事極多說也說不盡內中單說他心血苦積  
的銀子竟有百萬兩他却分爲財源萬倍四字號四

庫堆貯因有這許多銀子時刻防閑他叫鐵匠打造  
鐵菱角每個約重斤餘下三角上一角甚是尖利如  
同刀鎗俱用大篾籬盛着自進大門天井到銀庫左  
右每晚定更之後卽自己一籬一籬捧打到各路庫  
傍盡撒滿地或人不知誤踏着跌鮮血淋漓幾喪性  
命到五更之後自己受罪又用掃帚將鐵菱角仍堆籬內  
復又自捧堆空屋雖大寒大熱大風雨俱不間隔其  
所以不托子姪家人者恐有友人慮得遠通同爲奸這汪人



如此辛苦隣人都知道就將鐵菱角三字起了他的  
譚名一則因實有此事收撒苦楚二則言鐵菱角世  
人不能咬動他些微這汪人年紀四十餘歲因心血  
費盡髮竟白了理所必至齒竟落了形衰身老如同七八十歲  
一般到了崇禎末年大清兵破了揚州城奉

御王令旨久知注鐵菱家財甚富先看大將軍到他  
家搬運銀子來助濟軍餉大將軍領兵尚未到汪門  
遠遠看見偏有見所一人破衣破帽跪於道傍兩手捧着黃冊

頂在頭上口稱順民汪于門迎接大將軍獻餉將軍  
大喜卽接冊細看百萬餘兩分爲財源萬倍四字號  
四庫因吩咐手下軍官卽將令箭一枝插於汪鐵菱  
門首又着百餘兵把守保護如有兵民擅動汪家一  
草一木者卽時斬首示衆汪人叩首感激引路到庫  
着騾馬將銀裝駝自辰至午絡繹不絕汪人看見搬  
空心中痛苦將脚連跳幾跳說我悔遲了三十餘年的心血  
積聚可憐不曾絲毫受用誰知盡軍餉之用長嚎數聲身



子一倒滿口痰擁不省人事。即時氣絕。將軍聞知。着收歛畢。其了孫家人儉極必生奢男見主人去世。將塩窩引目以及各糧食船隻房屋家伙。盡行出賣。以供奢華浪費。不曾一年。竟至衣不充身。食不充口。所求諸親族朋友救濟。分厘不與。都回說人返復有冷時。我去熱人。我有冷時。無人熱我。子孫聞知。抱愧空回。只想會奢華的人。怎肯自貧守淡。未久俱抑鬱而死。此等痴愚。不可不述。以醒世也。

雙鸞鳥配

第三種

世人只知娶妻須要美貌。殊不知許多壞事。都從此而起。誠看陳子芳之妻。常時固是貞潔。一當兵亂。若或面不粗麻。怎得完璧來歸。前人謂醜妻瘦田家中寶。誠至言也。

這一種事說有三個大意。第一是勸人切不可姦淫除性命喪了。又把已妻償還。豈不怕人第二是勸老年人切不可娶少婦。自尋速死。豈不



怕人。第三是勸人閨門謹慎，切不可縱容婦女。站立門首，以致惹事破家，豈不怕人。

崇禎年間，荊州府有一人，姓陳，名德，號子芳。娶妻耿氏，生得面麻身粗，却喜勤儉治家，智勝男子。這子芳每常自想：道人家妻子美貌，固是好事，未免女性浮蕩，轉不如粗醜些，反多貞潔。因此夫妻甚是和好。他父親陳雲峯，開個綢緞店舖，甚是富餘。生母忽然病故，父親在色上着意，每覺寂寞，勉強推過月餘，亡去。

尋媒續娶了丁氏。這丁氏一來年紀小，二來面貌標緻，三來極喜風月。甚中雲峯之意，便着繫綢繆，不上半年，竟把一條性命交付閻家。子芳料理喪葬，便承了父業，不覺過了年餘。幸喜家中安樂，獨有丁氏正在青年，又有幾分顏色，怎肯冷落自守。每日候子芳到店中去，更看街散悶。原來子芳的住房，却在一個幽僻巷內，那綢緞舖另在熱鬧市口。若遇天雨，就往在店中。因而丁氏常在門首站立。一日有個美少年



走過把丁氏細看。丁氏回頭又看那少年，甚是美貌。兩人眉來眼去，這少年是本地一個富家子弟，姓都名士美，最愛風流娶妻。方氏端莊誠實，就是言語也不肯戲謔。因此士美不甚相得，專在外廂混爲。因謀入丁氏房中，十分和好。往來日久，耿氏知風密對丈夫說知。但子芳極孝，雖是繼母，每事必要稟命。因此丁氏放胆行事。這日子芳暗中細察，醜事俱被瞧見。心中大怒，思量要去難爲他，只碍着繼母不好看相。

况家醜不可外揚，萬一別人知道，自己怎麼做人。躊躇一回，到不如叫他們知道我識破，暗地裏絕他往來，總爲妥當。筭計已定，遂寫了一帖粘在房門上云：陳子芳是頂天立地好男子，眼中着不得一些塵屑。何處小人，肆無忌憚，今後改過尚可饒恕。若仍前怙惡不悛，勿謂我無殺人手也。特字知會。士美出房看見，唬得魂不附體，急忙奔出逃命。丁氏悄悄將帖揭藏，自此月餘不相往來。子芳也放不下心。



賜一日正坐在店中只見一個軍校打扮的人走入店來說道我是都督老爺家裏人今老爺在此經過要買綢緞送禮說此處有個陳雲峯是舊主顧特差我來訪問足下可認得麼子芳道雲峯就是先父動問長官是那個都督老爺不知要買多少綢緞那人道就是鎮守雲南的今要買動火二三百兩銀子雲峯既是令先尊足下可隨我去見了老爺兌足銀子然後點貨何如子芳思量父親在日並不曾說起今既來

下料想不害我甚麼就去也是不妨遂滿口應承連忙着扮停當同了那人就走看看走了二十餘里四面俱是高山大樹不見半個人烟心上疑惑正要動問忽見樹林裏鑽出人來把子芳劈胸扭住子芳吃了一驚知是剪徑的好漢只得哀求指望同走的轉來解救誰知那人也是一夥身邊抽出一條索子綁住子芳靴筒裏扯出一把尖刀指着子芳道誰叫你違拗母親不肯孝順今日我們殺你是你母親的



主意却不干我們的事。子芳哭道：我與母親雖是繼母，却那件違拗他來？若有忤逆的事，便該名正言順，送官治罪。怎麼叫二位爺私下殺我？我今日無罪死了，也沒有放不下的心腸，只可憐我不曾生子，竟到絕嗣的地位，說罷放聲大哭起來。那兩人聽他說得悲傷，就起了有良心惻隱之心，便將索子割斷道：我便放你去。你意下如何？子芳收淚拜謝道：這就是我重生父母了。敢問二位爺尊姓大名？日後好圖個報効。那兩

人歎口氣道：其實不瞞你說，今日要害你，通是我主人。都士美的意思，我們一個叫果然都義，一個叫都勇。生平不肯妄害無辜的，適纔見你說得可憐，因此放你，並不圖甚麼報効。如今你去之後，我們也遠去某將軍麾下効用，想個出身。但你須躲避遲五六日回家，讓我們去遠追捕不着，纔是兩全。說罷，隨舉手向子芳一拱，竟大踏步而去。子芳見他們去了，重又哭了一場，展轉思量，深可痛恨，就依言在城外借個僧舍



住下想計害他。這士美見子芳五六日不回家，只道事已完結，又走入丁氏房內，出入無忌。一夜纔與丁氏同宿，忽聽得門首人聲嘈雜，大鬧不住。士美悄悄出來探信，只見一派火光，照得四處通紅。那些老幼男女，嚎哭奔竄，後面又是喊殺連天，炮聲不絕。吃了大驚，連忙上前叩問。方知李家兵馬殺到，原來那時正值李自成造反，連合張獻忠，勢甚猖獗。只因太平日久，不獨兵卒一時糾集不來，就是鎗刀器械大半

換糖吃了。縱有一兩件，也是壞而不堪的。所以遇戰沒一個不胆寒起來。那些官府收拾逃命的，就算是個忠臣了。還有獻城納降，到做了賊寇的，向導裏應外合，以圖一時富貴，却也不少。那時荊州也爲官府一時不及隄防，弄得百姓們妻孥散失，父子不顧，走得快的，或者多活幾日，走得遲的，早入枉死城中去了。士美得知這個消息，赫得魂不附體，一徑望家裏奔來。不料這條路上，已是火燄冲天，有許多兵丁攔



住巷口。逢人便砍。他不敢過去。只得重又轉來。叫丁氏急忙收拾些細軟也。去心不與耿氏說知。竟一溜烟同走。揀幽僻小路飛跑。又聽喊殺連天。料想無計出城。急躲在一個小屋內。把門閉好。丁氏道。我們生死難保。不如趁此密屋。注婦且幹個滿興。也是樂得的。士美就依着他。把衣服權當卧具。也不管外邊搶劫。大肆行事。誰知兩扇大門早已打開。有許多兵丁趕進。看見士美。丁氏尚是兩個精光身子。盡指着笑罵。士美驚

慌無措。衣服也穿不及。早被眾人綁了。撇在一邊。有個年長的兵對眾說道。當此大難。還幹這事。定是姦夫淫婦。明白無疑。有幾個齊道。既是個好淫的婦人。我們與他個吃饱而死。因將丁氏綁起。逐個行事。這一個纏完。那個又來。十餘人輪換。弄得丁氏下身鮮血。直流昏迷。沒氣。有個壞兵。竟將士美的陽物割下。塞入丁氏陰戶。看了大笑。復將士美。丁氏兩顆頭俱切下來。誣萬惡淫爲首。報應不輕饒。



衆兵丁俱呵呵大笑。一闕而散。可見爲姦淫壞男女  
奇慘。奇報這子芳在僧舍。聽見李賊殺來。城已攻破。  
這番不惟筭計士美不成。連自己的妻小家貲也難  
保全。但事到其間。除了逃命二字。並無別計。只得奔  
出門來。向城裏一望。火光燭天。喊聲不絕。遂頓足道。  
如今性命却活不成了。身邊並無財物。叫我那裡存  
身。我的妻子又不知死活存亡。到不如闖進城去。就  
死也。死在一處。總要動脚。那些城中逃難的如山似

海擁將出來。子芳那裡站得住。只得隨行逐隊。往山  
徑小路。慌慌忙忙的走去。忽見幾個人各背着包裹。  
奔走。子芳向前問道。列位爺往那裡去的。那幾人道。  
我們是揚州人。在此做客。不想遇着兵亂。如今只好  
回鄉待太平了。再來。子芳道。在下正苦沒處避亂。倘  
得挈帶感恩不淺。衆人內有厚友。依允子芳就隨了。  
衆人行了一個多月。方到揚州。幸這裡太平。又遇見  
曾賣綢緞的熟人。說合就在小東門外緞舖裡做夥。



計度日只是思想妻子耿氏不知存亡家業不知有無。日夜憂愁過了幾月聽人說大清兵馬殺敗自成池各處擄掠的婦女盡行棄下。那清朝諸將看了。心上好生不忍傳令一路下來倘有親丁來相認的。即便發還。子芳得了這個信息恐怕自己妻子在內。急忙迎到六安打探問了兩三日不見音耗。直至第六日有人說一個荊州婦人在正紅旗營內當下走到營裡說了來情就領那婦人出來與他識認却不

是自己的妻子除了此人並沒有第二個荊州人了。子芳暗想道他是個荊州人我且領了去訪他的丈夫送還他豈不是大德遂用了些使費銀子寫了一張領狀領了回來看這婦人面貌敦厚便問道娘子尊姓可有丈夫麼那婦人道母家姓方丈夫叫都士美那逃難這一夜不在家裡可憐天大的家私盡被搶散我的身子虧我兩個家人在那裡做將官因此得以保全子芳聽得暗暗吃驚這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都士美的姦淫，不料他的妻子就來隨我，只是他兩個家人却是那個方氏，又道兩個家人叫做都義，都勇也是丈夫會叫他出去做事，不知怎的就做了官，如今隨征福建去了，說罷嗚嗚咽咽的哭起來，子芳問道：「因何啼哭？」方氏道：「後有人親見說我丈夫與一個婦人俱殺死在荊州空屋裏，停了七八日屍都臭了，還不曾收殮，是他就掘坑埋了，連棺木也沒得，可不悽慘！」子芳聽了，暗想道：「那婦人必是丁氏，他兩

人算計害我，不料也有今日。此信到確然的了。子芳見方氏丈夫已死，遂同方氏在寓處成了夫妻。次日把要回荊州查看家業，話說明便把方氏暫安住在尼菴內，一路前往，行了幾日，看見鎮市路上有個酒店，子芳正走得飢渴之時，進店沽酒，忽見一個麻面的酒保看見了，便叫道：「官人，你一向在那裏？怎麼今日纔得相會？」子芳吃驚道：「我有些認得你，你姓甚的？」酒保道：「這也可笑，過得幾時就不認得我了。因扯子



芳到無人處說道難道你的妻子也認不得了子芳方纔省悟兩個大家哭起來子芳道我那一處不尋你你却在這裏換了這樣打扮叫我那裏就省得出耿氏道自當時丁氏與都士美醜事我心中着惱不意都賊陪着笑臉挨到我身邊不覺不覺作揖無恥我便大怒把一條木橈劈頭打去他見我勢頭不好只得去了我便央胡寡婦家小廝來叫他說不在店裏說你同甚麼人出去五六日沒有回來我疑丁氏要謀害

你只是沒人打聽悶昏昏的上床睡了眼也不會合忽聽得滿街上喊鬧不在起來打探說是李賊殺來我便魂不附體去叫丁氏也不知去向我見勢頭不好先將金銀并首飾銅錫器物俱有丟在後園井內又掘上許多泥蓋面又囑隣居李老翁俟平靜時代我照着照看我是個女流路途不便就穿戴你的衣帽改做男人隨同眾人逃出城來我要尋死幸得胡寡婦同行再三勸我只得同他借寓在他親戚家中住



了三四個月思量尋你各處訪問並無音信只得寄  
食<sup>有智</sup>於人細想除非酒店裏那些南來北往的人最多  
或者可以尋得消息今謝天果得破鏡重圓他兩人  
各訴避難的始末回到店中一時俱曉得他夫妻相  
會沒一個不贊耿氏是個女中丈夫把做奇事相傳  
店主人却又好事備下酒席請他二人一來賀喜二  
來謝平日輕慢之罪直吃到盡歡而散次日子芳再  
三致謝主人耿氏也進去謝了主人娘子仍改女粧

隨子芳到荊州去路上子芳又把士美被殺及方氏  
贖回的話說將出來耿氏聽了不但沒有如心反甚  
快活說道他要調戲我到不能殺他的妻子到被你  
收了天理昭昭可是怕人到了荊州原住之處只見  
房屋店面俱燒做土堆好不傷心就尋着舊隣李老  
翁悄悄叫人將井中原丟下的東西約有二十餘金  
俱取上來子芳大喜將住的屋基值價百餘金立契  
謝了李老翁又將銀子謝<sup>周利</sup>了井工人因荊州有了



氏姦淫醜事名聲大壞本地羞愧居住不得攜了許多貲本上路走到尼菴把方氏接了同行耿氏方氏相會竟厚如姊妹毫無妒忌同到揚州竟在小東門外自己開張綢緞店舖成了大大家業子芳的兩個妻子耿氏雖然面麻極有智謀當兵慌馬亂之時他將許多蓄積安貯後來閤家俱賴此以爲貲本經營致富福在醜人邊往往如此方氏雖然忠厚朴實容貌却甚齊整子芳俱一樣看待並無偏愛每夜三人

一床並頭而睡甚是恩愛不多幾年却也稀奇耿氏生了兩男一女方氏又生了一女二男竟是一般一樣子芳爲人卽繼母也是盡孝卽醜妻也是和好凡出言行事時刻存着良心又眼見都士美姦淫慘報更加行好他因心好二妻四子二女上下人口衆多家貲富餘甚是安樂享福一日在緞舖內看夥計做生意忽見五騎馬盛裝華服隨了許多僕役從門前經過竟是都義都勇子芳卽刻跳出櫃來緊跟馬後



飛奔原來是到教場裏拜遊府又跟回去至南門外  
騾子行寓處細問根由逸知都義都勇俱在福建叙  
功擢用有事到京由揚經過子芳就備了許多厚禮  
寫了手本跪門叩見叙說活命大恩感謝不忘又將  
當日都士美這些事情告訴各各歎息他兩人後來  
與子芳做了兒女親家世代往來這也是知恩報恩  
的佳話可見惡人到底有惡報好人到底有好報絲  
毫。不。爽。

四命冤

第四種

凡爲官者詞獄事情當於無疑中生有疑雖罪  
案已定要從招詳中委曲尋出生路來以活人  
性命不當於有疑中竟爲無疑若是事無對証  
情法未合切不可任意出入陷人死地但犯人  
與我無仇無隙何苦定要置他死地總之人身  
是父母生下皮肉又不是銅鑄鐵鑄或是任了  
一時喜怒或是任了一己偏執就他言語行動



上插定破綻，只恁推求，又靠着夾打敲捶，怕不以假做真，以無做有，可知爲官聰明偏執，甚是害事。但這聰明偏執，愚人少，智人多，貪官少，清官多，因清官倚着此心，無愧不肯假借，不肯認錯，是將人之性命爲兒戲矣。人命關天，焉得有惡報孔縣官之事可鑒也。

師道最尊，須要實有才學教訓，對謹方不悞人。子策子每見今人四書尚未透徹，卽率踞師位，

若再加棋酒詞訟雜事，分心害悞人子弟一生，每每師後不昌，甚至滅絕，可不畏哉。

刀筆殺人，終自殺。吳養醇每喜代人寫狀，不知筆下屈陷了多少人身家性命，所以令其二子皆死，止留一女，卽令女之冤屈轉害夫婦孤女，以及內姪，併皆滅絕。天道好還，閱之凜凜。人之生子，無論子多子少，俱要加意教訓，切不可喜愛姑惜，亦當量其子之才幹如何。若果有



聰明卽令認真讀書否則更習本分生業切不可令其無事閒蕩要知少年性情一不拘管則許多非爲壞事俱從此起不可不戒

子魯著天福編云要成好人須交好友引醇若酸那得甜酒總之人家子孫一與油刮下流交徃自然染習敗行及至性已慣成雖極力挽回以望成人不可得矣

明末揚州有個張老兒家貲富厚止生一子名喚

生甚是乖巧夫婦愛如掌上珠寶七歲上學讀書預同先生說明切莫嚴督聽其嬉戲長至一十六歲容貌標致美如冠玉大凡人家兒女肯用心讀書的少懶惰的多全靠著父兄督責若父兄懈怠子弟如何肯勤謹況且人家兒子十四五至十八九雖知他讀書不成也要借讀書拘束他若無所事東搖西蕩便有壞人來勾引他明結弟兄暗爲夫婦遊山玩水吃酒賭錢無所不爲張雋生大傳事十六歲就不讀書沒得拘



管果然被幾個光棍搭上了。那時做人龍陽。後來也去尋龍陽。在外停眠整宿。父親不知自然至此母親又爲遮擋。及到知覺。覺得體面不雅。兒子也是習成教訓。遲了不轉了。老夫婦沒極奈何。思量爲他娶了妻房。可以收拾得他的心。又道如今大人家好穿好吃。撐門面。越發引壞了他。況且門面大。往來也大。倒是冷落些人家。只要骨氣好。便罷。但他在外邊與這些光棍走動。見慣美色。須是標致的女兒。方好。若利害些的。令他惧

怕。不敢出門。更好兩人計議了。央了媒媽子。各處去說親。等了幾時。門戶相當的。有好女子。難得。及至女子好了。張家肯了。那家又曉得他兒子放蕩不好。不肯結親。如此年餘。說了離城三里遠的一個教書先生。吳養醇家女兒。這吳先生才疏學淺。連四書還不曾透徹。全靠就是讀書着資謀。薦舉。哄得幾個學生。騙些束脩。度日。性喜着棋。又喜飲酒。學生書倣任其偷安。總不教督。反歡喜代人寫狀詞。凡本鄉但有事情。都尋他



商議得了銀子，小事架大，將無作有，不知害了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本鄉人遠近都怕他，他生的兩個極好的兒子，不上三年都死了，止存一女名三姐，且喜這女性貞貌美，夫婦極愛，因媒來說張家婚姻，吳老宛在根本自往城中察訪，一見此子標致，且又家財富餘，滿口依允，擇日行禮，娶過張門，吳家備些粧奩來，甚是簡朴。張老夫婦宛在想原因吳養醇沒子，又且鄉下與城中結親，畢竟厚贈，到此失望，張雋生也不快，及至花燭之

時，却喜女子標致，這番不惟張老夫婦喜歡，張雋生也自快意，豈料新人雖有絕世儀容，怎如得變童妖妓撒嬌作痴，攬抱掐打，張雋生對他說些風流話兒，羞得不敢應，戲謔多是推拒，張雋生暗說：終是村姑，只是張老夫婦見他性格溫柔，舉止端雅，却又小心勤慎，甚是愛他，家中上下相安。如此半月，雋生見他常帶情心心念念想着父母，道：你這等記憶父母，我替你去看一看。次日打扮得端整，穿上一見新衣，平日出入



也不曾對父母說這日也不說一竟出門出了城望  
吳養醇家來約有半路他嘗時與這些朋友同行說  
說笑笑遠處都跑了去這日獨自行走偏覺路遠難  
走看見路傍有個土地祠也便入去坐坐只見供桌  
傍有個小廝年約十六七歲有些顏色這雋生得  
一雙歪眼睛一付歪肚腸酷好刁風今見小廝兩人  
細談見背着甚重行李要往廣東去探親貿易雋生  
便留連不捨卽謊說廣東我有某官是我至親便

勾搭上了如膠似漆竟同往廣東去了只是三姐在  
家見他三日不回甚捉不着頭路自想若是我父母  
留他吃酒也沒個幾日的如何不回來又隔兩日公  
姑因不見兒子張公不好說甚的爲姑的却對三姐  
道我兒子平日有些不好在外放蕩三朋四友不回  
家裡我滿望爲他娶房媳婦收他回心你日後可拘  
收他怎這三四日全然不見他影三姐道是四日前  
他說到我家望我父母不知因甚不回公婆可着人



去一問公婆果着家人去問吳養醇道並不曾來  
回報張老夫婦道又不知在那妓者那光棍家裡  
了。已後切須要拘束他又過兩日倒是三姐經心要  
公婆尋訪道他頭上有金空身上穿新紗袍或者在  
甚朋友家張老又各處訪問幾多日並不見他又問  
着一個姓高的道八日前見他去將近城門與他一  
拱道到丈人家去此後不曾相見張老夫婦在家着  
急痴想却好吳養醇着內姪吳周來探消息兼看三

本姓周

姐這吳周是吳養醇的妻姪並無父母隻身一人只  
因家中嫁了女兒無人照管老年寂寞就帶來家改  
姓吳爲繼子的這日張老出去相見把吳周一看總  
二十歲容貌標致便一把扭住道你還我兒子來這  
吳周見這光景目瞪口呆一句話說不出倒是三姐  
見了道更見有心公公他好意來望與他何干張老發怒道你  
也走不開你們謀殺我兒子要做長久夫妻天理不  
容說到這話連三姐氣得不能言語張老把吳周扭



到縣裡這縣官姓孔清廉正直但只是有一件癖處說人若不是深冤怎來告狀因此原告多贏所以告的越多這日張老扭吳周叫喊縣官叫帶進審問張老道小的兒子張雋生娶媳方纔半月說到丈人家中去一去不回到他家去問吳周就是小的媳婦吳氏姑舅兄妹作兄妹的他回說並不會來明係他姊妹平日通姦如今謀殺小的兒子以畝夫婦長久只求老翁正法縣官叫上吳周你怎麼謀殺他兒子吳

周道老翁小人妹于方嫁半月妹夫並不會來未嘗見面如何賴小的謀害縣官又問張老說你兒子去吳家誰見來既時張老道是媳婦說的如何又問你兒子與別人有仇麼張道小的兒子年方十九歲平日杜門讀書並無仇家又問路上可有虎狼麼張老道這地方清淨並無歹人惡獸縣官想了一想又叫吳周你有妻子麼吳周道不會縣官就點了一點頭又問家中還有甚人道只有老父老母知縣道且將吳周收監



張老討保待拘吳夫婦并媳吳氏至。一同審問。不數日人犯俱齊。知縣先叫吳氏。只見美貌。便起疑心。想道：「有這樣一個女子。那丈夫怎肯捨得。有這樣一個女子。那鰥夫怎容得。姦有十分謀殺。也有八九。便作色問道：「你丈夫那裏去了。」三姐道：「出門時原說到我父母家裏去。不知怎麼不同。縣官道：「這句單饒得個不同謀的。凌遲叫吳夫婦問你怎縱容女兒與吳周通姦。又謀殺張壻。吳道：「老爺天理良心。女兒在家。

讀書知禮。他兄妹女兒在家時。一年相會不過一兩次。女兒嫁後。纏到我家。張壻從不曾來。怎麼平空誣陷。縣官叫吳周問你這奴才。如何姦了他妻子。又謀他命。尸藏何處。吳周道：「老爺。實是冤枉。妹夫實不曾來。求老爺詳察。縣官道：「你說不謀他。若他在娼家妓館數日也畢竟出來。若說遠去。豈有成婚半月。捨了這樣花枝般婦人。遠去把吳媳揆起來。快招姦情。這兩個夾起。速招謀殺與尸首。可憐衙門裏不用錢。



把他三人搜夾一個死也不肯招官叫敲敲了又不  
招捱了多時縣官道這三個賊骨可是戾氣鍾於一  
家分付且放了將吳媳發女監吳老吳周發隔別大  
監吳老婦人討保到次日另審吳老婦人見此冤慘  
到家晚夕投井而死次日審問又各加夾打追要尸  
首並無影响吳老因衰年受刑先死獄中縣官不肯  
放手把吳周仍舊拷打死而後已止有一個吳媳纔  
知父母并吳周俱死叫冤痛哭暈死復甦道父母死

了叫我倚靠何人傍人道正是夫家既是對頭娘家  
又没人監中如何過也只是一條死路了三姐道死  
我也不怕只是父兄實不曾殺他日久自明我要等  
個明白纔死縣官送下女監喜得不多時官已被議  
這孔縣官是陝西人離任回籍新縣到任事得少緩  
止有張雋生只因一時高興與小廝去到廣東知無  
貴親將雋生灌醉把他金空衣服席捲遠去醒來走  
投無路後來遇見一林客人慣喜男風見雋生年少



清秀便留在身邊。貪他後庭過了年餘。身上生了廣瘡。人都嫌惡。不留雋生。自想我家中富厚。可過娶得妻子。纔得半月。沒來由。遠來受此苦楚。沿途乞化。回來。鄉里不忿。將雋生扭至新縣。問出實情。重打四十。將吳媳提監。發放寧家。三姐不肯回去。眾隣再三勸他。道你不到張家。到何處去。三姐道。我原說待事。明。即。死。只。是。死。了。要。列。位。壘。我。在。父。兄。身。邊。不。與。仇。人。同。穴。衆人道。日後埋葬事。自然依你。但你畢竟回張

家去。爲是三姐依言。回到家中。見了公婆。張老夫婦。自己也甚是慚愧。流淚道。都是我這不長進的畜生。苦累了你。只是念他是個無心。還望媳婦寬恕。三姐走到自己房中。張雋生因受刑傷。自睡一處。叫疼叫痛。見三姐到房。又推起來。跪着三姐。思量哀求。這三姐正色道。我與你恩斷義絕了。我父兄何辜。你平空陷害。他夾打至死。母親投井而亡。二年之內。你的父母。上下衙門。城裏城外。人那個不說我姦淫。壞我名



節兩載牢獄百般梭打萬種苦楚害我至此你好忍  
心你就往遠處去更有理何妨留一字寄來或着一朋友說  
來也不致冤枉大害如何狠心竟自遠去自己的妻  
子縱不思想那有年老的父母全不記念你不孝不  
慈無仁無義的畜生雖有人皮裹着真個禽獸不如  
雋生只低着頭道是我不是因爬起來把三姐的手  
一把捏三姐把手一揮道罷了我如今同你決了因  
下脫衣服另睡一處到得夜靜四命自縊而亡各鄉紳士

夫聞知總曉得從前不是貪生要全各節甚是敬重  
都來拜弔卽依遺言葬於吳老墓傍與家合族同鄉  
里公怒各處擒拏雋生要置死地雋生知風帶着棒  
鎗逃難到陝西地方投某將軍麾下盡頭路當兵隨奉將令  
於某山埋伏正在山坡伏處忽見一人蓬頭垢面披  
衣赤足如顛如狂亦飛奔來自喊道我是孔某在知  
縣任上曾偏執已見枉害四條人命而今一個被刑  
傷的癩腿老鬼領着怕殺人一個淤泥滿臉溺死的女鬼一



個項上扣索弔死的女鬼，又跟一個癆腿少年男鬼，一齊追趕來向我討命，趕到此地，只求躲避一時，雋生知得此事，正在毒打，恭遇大清兵已至山下，架紅衣大砲，向山坡伏處，一聲响，打死幾百人，孔縣官張雋生，俱在死數，打做肉泥，連尸骸都化灰塵，可知有子不教之，父，悞人子弟之師，刀筆害人之徒，偏執枉問之官，以及習學下流邪心外癖，竟忘父母妻室之子孫，俱得如此慘報，結局可不畏哉。

爲官切戒

石成金 天基

夾棍大刑，古今律例所未載，平刑者所不忍用也。若非奇凶極惡之大盜，切不可輕用。更遇無錢買囑之皂役官長一令，卽不顧人之死活，亂安腿骨，重收繩索，要知人之腿足，不過生成皮肉，並非銅鍊鐵鑄，纒一受刑，痛鑽心髓，每多昏暈，幾死體，或虛弱，命難久長，卽或強壯，終身殘疾，竟成廢人，是受刑在一日，而受病在一世矣。仁人見之，真堪憐憫，予親見一問官



審問其事。加以大刑。招則鬆放。不招則緊收。繩索再加。審問。招卽放。夾。不招卽敲。扛。當此之時。雖斬剛大罪。亦不得不招。蓋招則命尚延緩。月日若是不招。卽立時喪命。苦夾成招。所謂三木之下。何事不認。嗟乎。官心殘忍至此。試看姚國師已經修証果位。只因誤責人二十板。必俟償還二十板。方始銷結。恨責尚且如此。何況大刑。又何況問罪。又何況受賄受囑。不知問官更加如何報復耶。但審問事情。若惟憑夾棍成。

招從來並不真實。必須耐着性氣。平着心思。揆情度理。反覆詢詰。莫執自己之偏見。緩緩細問。多方引誘。令其供吐實情。則情真罪當。不致冤枉平民。屈陷良善。此種功德。勝如天地父母。較之一切好事。不啻幾千萬倍矣。或謂如此用功。細問。豈不多費時日。倘事案繁積。如何應理得完。殊不知爲官者。若將酒色貨財諸嗜好。俱自掃除。專心辦理民事。卽省下許多功夫。儘可審理。雖有遲玩之謗。較彼任聽已意。草率了。



事任隨己意。不顧民之冤屈者。豈惟天淵之隔也。予親見一好官。終其任。並未將一人用大刑。收滿。後來子孫果然顯報福壽無量。此爲官第一切戒。最要緊之事。又有不可輕易監禁人犯。不可輕易拘喚婦女諸件。予另著有于門種一卷。陞堂切戒一卷。以及命盜竊聞諸案。各有審問心法。俱已刊刻行世。凡爲官者。細看事情時刻。體行福惠於民。卽福惠於自己。流及於子孫。世代榮昌矣。

于門種陞堂戒俱已刻載加官境徑書內

### 例肥龜

### 第五種

能殺得人者。總能救得人。雖孔聖人遇着少正卯。亦必誅之。要知世上大奸大惡。若不剷除。這許多良民。都遭屠害。試看甘翁將元凶活理。便救了無數人的性命。全了無數人的夫妻。保了無數人的貲財。功德甚大。府縣喜獎。百姓謳歌。天錫五福三多。由本因而致也。

殺除此等凶惡。用不着仁慈姑恤。以此辣手。不



獨沒有罪過反積大德

大清兵破了揚州城。只因史閣部不肯降順，觸了領兵王爺的怒，任兵屠殺百姓，逃得快，留條性命，逃得緩的，殺如切菜一般。可憐這些男女，一個個亡魂喪胆，攜老抱孩，棄家狂奔，忙忙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但揚城西南二方，兵馬扎着營盤，止有城之東北邵伯一帶地方，有艾陵湖十多里水蕩，若停船撤橋，兵馬不能往來，只有南荒僻靜小路小渡可

通橋墅鎮，走過橋墅鎮，便是各溝港鄉庄，可以避亂。要知這橋墅鎮，乃是歸總必由之路。這地上有兩個惡棍，一個諱名大肥，一個諱名二肥。彼時江上出有顛蛋，圓大有四五丈的，專喜吃人不吐骨頭。因他二人生得身軀肥胖，背圓眼紅，到處害人。是以人都叫他做肥蛋。他二人先時太平時候，也做些沒本錢的生意。到了此時，看見這些人背着的都是金珠細軟，又有許多美貌婦女，都奔走紛紛，好不動心。即



夥同鄉愚二十多口各執木棍都到橋墅總閉要路上攔住橋口但有逃難的便高喊道知事的人送出買路金銀饒你們性命若是遲些就當頭一棍送你上大路那些男婦聽見哭哭啼啼也有將包裹箱盒丟下來放過去的也有不肯放下物件被搶被奪的也有違拗卽刻打死撇在橋下的這爲頭兩個惡棍坐在橋口指揮搶劫欣欣得意方纔大半日搶劫的包裹等物竟堆滿了兩屋又留下標致婦女十餘人

關閉一屋只到次日同衆公分日將晚時又來了六個健漢情願入夥効力那兩個肥黿更加歡樂到了定更時來的六個大漢忽然急忙上前將二黿綁住其羽黨正要動手解救忽然河下來了一隻快船裝載了十多人四面大鑼齊敲烏鎗五幹齊放吶喊振天猶如數百人來捕捉衆惡見勢頭不好俱各飛跑船上一白鬚老兒跳上岸吩咐從人但跑去不必追趕就在橋口北首並排築兩個深坑着將細的兩個



肥龍頭下脚上。如栽樹快心一般倒埋。只留兩隻脚在外。週圍用土擁實。原來這老兒姓甘名正。還就住在橋墅北首半里遠。家業不甚富厚。彼時聞知兩惡夥衆劫奪。忿恨道。如此傷天害理。若不急救。害人無數。卽刻傳喚本庄健漢并家人二十多個。自備酒飯。先着六人假說入夥。深晚密將爲首綱下。自己飛船隨到。活埋二凶。又將寫現成大字帖粘在橋柱上云。  
爲首兩惡。我們已網挈活埋。餘黨不問。倘再效尤。

照例同理。凡被擄劫的金銀等物。開明件數對確。卽與領去。擄來婦女已着婦看守。問明住處。逐位送還。特字知會。

貼出去對確來領者已十分之七。其餘有知封貯不動。又封已銀贈送。跟去有功的人。過了十多日。平議將剩的物件。俱繳本縣收庫。俟人再領。其擄的婦女俱各回家團聚。府縣聞知此事。歡喜不已。俱差人持各帖到甘翁家慰勞。破城在四月。到七月十二日。卽是甘



翁八十大壽本日自城至鄉有數百多男女俱各焚香跪滿庭堂擠不上的俱跪門外場上叩頭又聽見鼓樂喧天乃是江都縣知縣奉陳府尊委來賀壽全付旗牌執事親自到門擡着綵亭上刻齒德兼隆四金字扁額又本城佐貳各官同鄉紳人等公送許多禮物慶賀甘翁一槩不收置酒款待翁是時三子十二孫五個曾孫壽高一百三歲子孫科甲聯綿後來凡賊盜過橋卽戰兢畏縮幾十年路不拾遺

洲老虎

第六種

事有不便於人者但有良心尚不肯爲何況害人命以啣佔人田產此等忍心大千天怒周之惡報是皆自取

或問癩鼈吞食周虎之子何如竟吞周虎豈不快心要知周虎之毒惡因謀佔洲灘遂害人性命若竟吞其身則有子而家業仍不大壞今只吞其子留周虎之頭以梟斬示衆并令絕嗣又



今妻妾淫奔家貲抄洗人謂周之計甚狠孰知  
天之計更狠  
不孝爲諸惡之最今曹丐只啣進身現有鼓  
竟謊答隻身既進身而自己飽煖受用竟忘  
母之飢寒苦楚曾不一顧又不少送供饋是  
曹之根本大壞卽不遭周虎之棍擊腦破亦  
必遭雷斧打出腦漿矣其形相富厚何足恃乎

順治某年江都縣東鄉三江營地方渡江約四五里

忽然新漲出一塊洲灘約有千餘畝江都民人赴控  
具詳請佃其時丹徒縣有一個大惡人姓周名正寅  
家財頗富援納粟監護符年已半百一妻一妾止存  
一子這人慣喜佔人田產奪人洲灘淫人妻女家中  
常養許多打手動輒扛人毒打人都畏懼如虎鄉里  
因他名喚正寅寅屬虎就起他諱名曰爲洲老虎又  
減口叫他做周虎他聽人呼之爲虎反大歡喜本縣  
又有一個姓趙的家財雖不比周富却更加熟諳上



上下衙門也會爭佔洲灘却是對手因江中見有這  
新洲都來爭論周虎道這新洲我們預納了多年水  
影錢糧該是我們的趙某道這新洲緊靠我們老洲  
應該是我們的江都縣人又道這新洲離江都界近  
離丹徒界遠應該是我們的說得都互相爭訟奉院司委鎮  
揚兩府帶領兩縣公同確勘稟駁三年有餘不能決  
斷周虎家傍有一張姓長者謔小詞二首寫成斗方  
着人送與貼壁周虎展看上有詞云

莫爭洲莫爭洲爭洲結下大冤仇日後滄桑未可  
定眼前訟獄已無休莫爭洲各自回頭看後頭  
且爭洲且爭洲爭洲那管結冤仇但願兒孫後代  
富文得拚將性命一時休且爭洲莫管前頭管後頭  
周虎看元以話不投機且自辭去照舊不改周虎每  
日尋思無計一日自街上拜客回來路遇一乞丐生  
得形相胖厚約有三十餘歲周虎喚至僻靜處笑說  
道你這乞兒相貌敦重必有大富大貴因何窮苦討



飯乞丐回覆道小人姓曹原是宦家子孫因命運不好做事不遂沒奈何求乞周虎又問你家中還有何人乞丐問道家老爹問小人家中何人有何主見周虎道若是個隻身我就容易看管曹曰乞丐有個替母現在因謊答道小人却是隻身若家老爹收養因問再造周虎向丐笑道我有一說只是太便宜了你我當初生有長子死在遠地人都不知你隨到我家竟認我爲生父做我長子我却假作怒罵然後收留丐

卽依言同回家內先怒問道你這畜生飄流何處如此下品辱我門風要打要趕丐再三哀求改過自新方纔將好衣好帽沐浴週身一新吩咐家人俱以大相公稱呼乞丐喜出望外猶如平地登仙各田各洲去收租割蘆俱帶此丐隨往穿好吃好如此三月有餘周虎又帶許多家人打手并丐同往新洲栽蘆原來新洲栽蘆必有爭打趙某知得此信同爲頭的六個羽黨叫齊了百餘人棍棒刀鎗蜂擁洲上阻攔爭



打這周虎不過三十餘人寡不敵衆是日兩相爭打  
器棍交加喊聲遍地周虎的人多被打傷因於爭鬥  
時周虎自將河乞丐當頭一槓頭破腦出登時畢命周  
虎因大喊大哭你等光棍將我兒子青天白日活活  
打死無法無天趙某等看見果然兒被打死直挺在  
地畏懼都皆逃走周虎即時回去喊報縣官因闕人  
命次日日本縣親至新洲尸處相驗果是棍打腦出呀  
呀一面備棺槥着一面多差幹役各處嚴拏凶手趙

某并羽黨六人都鎖挈送獄若審過打幾次打打成招縣  
官見人命真確要定罪抵償趙某等見事案大壞因  
請出幾個鄉宦向周虎閑說情願將此新洲總敵半  
敵不敢取要只求開恩周虎再三推辭其後周虎議  
令自己只管得洲其上下衙門官事俱是趙某料理  
他自完結起某一面星飛變賣家產商議救援這周  
虎毒計白白得千餘畝新洲心中喜歡欣欣大快樂  
因同了第二個真子帶了幾個家人前往新洲踏看



界址是時天氣暑熱洲土佃屋矮小到了夜晚父子俱在屋外架板睡着乘涼睡到半夜周虎忽聽兒子大喊一聲急起一看只見屋大的一個癩頭鼈口如血盆咬着兒肚去周虎嚇得魂不負體急喊起家人自掣大棍飛趕打去已將兒身吞嚼上半斷止丟下小肚腿脚周虎放聲大哭死而復甦家人慌忙備棺將下半身收殮方完忽見三個縣差手執硃籤周虎看籤硃標即押周正寅在新洲候候本縣於次日親

臨驗審周虎看完驚駭道我這兒子是癩鼈吞食因何也來相驗問來差原委俱回不知地方小甲搭起篷場公座候候到了次日只見縣官同着儒學官鎖着披犯趙等六人并一鼓目老婦人帶了刑具件作行人俱到新洲蓋蓆篷子下坐定周虎先跪上言稟道監生兒子實是前夜被江中的癩鼈吞死豈不是人致死且尸已收殮棺柩已釘只求老父與准急開棺相驗縣官笑道你且寬過一邊因吩咐件作手下人



役將三個月前棍打腦破的棺柩擡來，不一時擡到縣官吩咐將棺開了，自下公座觀看，叫將這瞽目老婦膀上用刀刺血滴在尸骨上，果然透入骨內，又叫將周虎膀上刺血滴骨，血浮不入，隨令蓋棺仍送原處，卽喚周虎問道：你將做的這事，從實說來。周虎見事已敗露，只得將如何哄騙乞丐，如何自己打死情由，逐細自供不諱。縣官道：你如此傷天害理，以人命爲兒戲，因你是監生，本縣同了學師在此，今日本縣

處的是大惡人，並不是處監生。他雖已實說也，一夾棍重打四十，打得皮開肉綻，將趙等六人討保寧家，就將鎖柙趙某的鎖柙將周虎鎖柙帶回收在死牢內，聽候申詳正法。洲上看的無數百姓，俱各快心有精細人細問縣官的隨身內，使方知縣官因在川堂，僉押困倦，以手伏几，忽見一人頭破流血，滿身哀告道：青天老爺，小人姓曹，乞化度日，被周虎哄騙充做兒子，在衆人爭打時，自用大棍將小人腦漿打出，



登時死了。番估人的洲灘小人的冤魂不散。但現有  
瞽目老母在西門外頭巷草蓬內乞化度命。只求伸  
冤。縣官醒了。隨即密着內使喚到瞽目老婦。細問果  
有兒子。猶恐夢昧不確。特來開棺滴血。見是真實。總  
如此發落。眾人聽完。總各知曉。這縣官審完事。同學  
官卽到周家查點家產。有周家老僕回稟。王母同家  
中婦女聞知事壞。收拾了金珠細軟。都跟隨了許多  
光棍逃走了。縣官聽完道。這都是姦淫人妻女的現

報。因將家產房物盡數開明。變價止留五十兩。交瞽  
目老婦。以爲養生棺蓋之用。其餘銀兩貯庫存備賑  
饑。至於周虎自己原洲并新洲共計三千餘畝。出示  
曉諭城鄉各處。但有瞽目殘廢孤寡之人。限一月內  
報名驗實。儘數派給。各聽本人或責或佃。以施救濟  
之恩。不多時。京詳到了。罪惡情重。將周虎老虎綁了。就在  
新洲上斬。直肥一顆頭懸掛高桿示衆。人人大快。個  
個痛罵趙等六人。并江都縣人。俱不敢再估洲灘。本



鄉人有俚言口號云

兩個尸棺 一假一真 假兒假哭 真兒真疼  
謀財害命 滅絕子孫 淫人妻女 妻女淫人  
梟斬示眾 家化灰塵 現在榜樣 報應分明  
叮嚀勸戒 各自同心 諸惡莫作 眾善奉行

自害自

第七種

人之所為天必報之凡一往一來皆有因由在  
明眼觀之通是自取彼昏昧之徒任意作為只  
圖謀利於己全不代他人設想殊不知或報於  
本身或報於子孫斷然不爽要知微末尚有贈  
答何況於陷害人之身家平閱之稟稟  
王玉成前生必負此偷兒之債所以今日特地  
賣婦償還即其嫂之慧心應變亦是上天知玉



心之壞念有意安排不然遠人久隔何獨於此

口恰歸耶

我有老友趙君輔為人最誠實從不虛言他向我說揚州有兩件事原都是啗利於己不顧他人的誰知都是自己害了自己說來好不怕人順治四年有個許宜隨大兵入粵授爲邑令他妄欲立功乃搜鄉間長髮愚民十四人僞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爲正午時是日許之家眷赴任途中遇盜劫殺男婦

恰是十四口亦是正午時此果報之巧者又崇禎年

間南鄉王玉成與兄同居兄久客粵成愛嫂甚美起

公商賦心私之乃詐傳兄死嫂號哭幾絕設位成服未幾卽

百計謀合嫂堅拒不從成見其事不遂又起壞念嚮

於遠人可得厚利因巧言諷其改嫁嫂又厲色拒之

適有大賈購美妾成密令窺其嫂果絕色也遂定議

三百金仍給賈人曰嫂心欲嫁而外多矯飾且戀母

家不肯遠行汝暮夜徒猝至見衣縞素者便擁之登



輿則事成矣計定歸語其妻嫂見成腰纏入室從壁  
隙窺之則白金滿案密語多時止聞暮夜來娶四字  
成隨避出嫂知其謀乃佯笑語成婦曰叔欲嫁我亦  
是美事何不明告婦知不能秘曰嫁姆於富商頗足  
一生受用嫂曰叔若早言尚可飾粧天乎今吉禮而縞素  
事甚不便幸暫假青衫片時因成獨忘以縞素之說  
語其妻且婦又性拙遂脫衣相易并置酒叙別嫂強  
醉之潛往母家抵暮賈人率衆至見一白衣女人獨

坐蜂擁而去婦色亦艾醉極不能出一語天明成始  
歸見門戶洞達二稚子蒙啼索母始詎失婦急追至  
江口則乘風舟發千帆雜亂不能得矣於是寸腸幾  
裂不知所出又念床頭尚有賣嫂金可以再娶成家  
及開篋視之則以夜戶不閉已為穿窬盜去方捶胸  
慟哭而兄適自客歸肩橐火蟲火香火里巷咸來慶賀嫂聞  
之卽趨歸夫婦相見悲喜交集成既失婦又失其金  
二子日日伶仃啼泣且無顏對兄嫂慙痛之極自縊



而死。後來到靠兄撫養二子。我細聽老友說完。極爲歎息。可見天視甚近。豈不畏哉。

人擡人

第八種

凡爲官者。只是淡。無嗜好。靜不多事。便是生民無限之福。要知得淡靜二字。卽是純臣。

凡人只是安分。不妄想。便享許多自在之福。當四海昇平。但有奏請。以及廷臣面對。建置更革。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萬民滋害。可不慎歟。

爲官者往來仕客甚多。如何應酬。但須酌量輕



重。速。贈。速。去。不。可。聽。在。本。地。招。搖。生。事。致。污。官。箴  
我。生。於。順。治。末。年。如。今。壽。將。七。十。江。都。縣。的。官。我。眼  
見。更。換。幾。十。人。再。不。曾。見。熊。縣。官。自。康。熙。二。十。六。年  
到。任。至。三。十。三。年。在。任。八。年。之。久。的。這。熊。縣。官。諱。開  
楚。他。是。湖。廣。人。只。是。不。肯。多。事。小。民。便。享。許。多。安。靜  
之。福。那。時。湯。撫。憲。頒。有。對。聯。云  
不。生。事。不。懈。事。自。然。無。事。  
能。養。民。能。教。民。便。是。親。民。

凡。為。官。的。須。把。此。聯。時。刻。警。佩。熊。公。做。到。二。年。後。聞  
有。個。劉。御。史。壞。了。官。自。京。都。回。家。由。揚。州。經。過。熊。公  
即。備。程。儀。銀。十。二。兩。前。去。迎。接。東。房。稟。道。這。個。御。史  
是。削。職。回。去。的。老。爺。勢利小人可以不必送禮迎接熊公笑道  
世。人。燒。熱。灶。的。極。多。燒。冷。灶。的。極。少。本。縣。性。情。專。喜  
用。情。在。冷。處。但。本。縣。與。此。人。無。交。只。此。便。見。心。思。了  
東。房。不。敢。違。拗。因。隨。熊。公。到。東。關。外。劉。御。史。船。上。相  
會。御。史。立。於。艙。口。驚。訝。道。人。情。浮。薄。我。目。罷。官。一。路



來無人採着。今何勞貴縣遠迎。又送程儀。况熊公道些須微敬。不過少盡地主之誼。卑職不敢動問。大柱史因何被議。御史道。我在朝房議事。科道各官多有妄行改革。我說當此太平之時。民以無事爲福。那衆官俱以我爲庸才。暗中竟說我既喜無事。只宜致仕閒逸的話。奏聞蒙皇上削職還鄉。今貴縣問及。不勝慚愧。熊公道。凡治民之法。利不百不可輕易變法。在上臺更爲緊要。倘上憲若喜多事。再遇不善奉行。

的不司藉情滋擾。小民受無限的苦累。上臺那裡曉得。卽如做縣官的。若喜多准詞狀。多聽風聞。那惡棍并衙役人等。便藉倚着。遍地裡詐騙愚懦百姓。就難以安樂了。若地方上有大奸大惡。又須嚴刑盡治。榜示衆知。令棍徒斂跡。若是一味安靜不理。則虛費朝廷俸祿。而奸惡得志。百姓反不得安生了。總之濫准。祿連。差拘。監禁。此四件是爲官大忌。請教大柱台以爲何如。劉御史點頭道。此論深得爲官妙法。我心



敬服但我平生自愛沿途以來從不謁客今雖承貴縣光顧又承賜惠感激不已即日開船起程亦不敢到貴縣告辭說完打恭相別而去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值大計考察各官賢否江南督撫會題竟將熊公填註才政平常揚語已經到部熊公探知此信就打點罷官回去過了兩個多月忽然京中飛報到縣云江都縣熊知縣大有才能已奉旨行取來京內陞遍傳此報府官同大小各官兩城鄉紳士民都到

縣賀喜這熊公甚是驚疑不信只恐虛報續有都中來的親友細說方知劉御史去後年餘因有一縣官多事百姓聚眾鼓噪皇上聞知想及劉御史曾說民以安靜無事爲福的話特召進京供職此時科部已將熊知縣議令解在劉御看見因而抗眾議道目今四海昇平爲州縣官的不肯多事與民安靜最是難得這知縣不可不行取進京陞賞以勵各官因同了天下遴選卓異的好官並列上奏奉旨依議總



有此報熊公方纔知感。又向縣東房道。豈料昔日些  
微。今得如此好報。便擇日起程進京。這日官宦士民  
齊到縣前恭送。人千人萬擁擠不開。前邊列着奉  
旨行取的兩面金字硃牌。許多旗執整齊好不榮耀。  
無人不贊揚。雖是熊公清正。却深虧劉御史之力。可  
見人要擡舉人。切不可遏抑人。亦不可隨俗炎涼也。



